

过了小满,麦子就一日一日地黄,那绿色里
酝酿着金黄的麦田,犹如阳光照射下微风拂动的
河湾。

我知道,这个时候,青州弥河沙滩的银瓜也就熟了。
经不住银瓜那香、甜、脆的诱惑,我来到了弥河畔。满头银发的老
兄早就坐了马扎,在岸边的柳堤上等候了。看到我,笑着迎了上来。
夹岸的杨柳,鹅黄早褪,柳絮飘尽,被春风剪成的细叶和梳顺的柳
枝,荡漾在浮动的瓜香里,极尽了婀娜。那潺潺河水到此汇成一片,清
清冷冷,亮闪闪的鱼儿成群游来,尚未定神,倏尔又游向了远方,似乎是
偷了瓜香远远地躲藏去了。堤内水侧露出片片沙滩,银瓜就种在这沙滩
上。那白白的细沙,这时已覆上了一层碧绿。

老兄引我走进靠堤的一片瓜园。瓜棚前,一个胖娃娃正在学步车里呀
呀,我喊了一声:“摘瓜啦!”瓜棚里就传出爽朗的应答,话音未落,里
面走出了一位少妇。浅花的头巾拢住了秀发,微红的脸上挂着收获的喜
悦,两颗漆黑的眸子里闪着自信的亮光。看到我们,扬手擦去脸上的汗
珠,热情地招呼着:“吃瓜,吃瓜!”

我急忙道:“只来看看。”

“哪有到瓜园不吃瓜的?”说着话,瞄准脚前那个白里透着金黄的银瓜,
一弯腰扭了下来,就地边那清清的河水洗了个干净,笑盈盈递了过来。

“到俺这里就是先尝后买。”她又脆生生地补了一句。

瓜棚的围帐撩起,八面来风吹拂,四面景色相就。看手里那银瓜,形
状椭圆,脐儿突出,个大而轻,闻一闻那香甜的气息就迷失了自己。忍不
住轻轻一捏,“嘭”的一声便成两开,那嫩白的肉,浅绛的瓢,淡红的
籽,诱得你不得不吃,不能不吃。咬一口那酥那脆,到口即化,清凉香
甜,爽身润肺,没觉得怎样吃,也没来得及细细品,银瓜就下去了大半。

看看瓜田里,那已熟的,白白嫩嫩,就像那娃娃的脸,诱人直想去
亲;那未熟的,绿油油,毛茸茸,嫩得吹弹可破,可望可爱,而不可
触及。

我吃过这样那样的瓜。那着绿花的白沙蜜,黄底绿杠的面瓜,通体青
绿略带黄条的脆瓜,它们在这沙滩银瓜面前都逊了色。白沙蜜有一个好的
名字,外观又像浓妆艳抹的女郎,有引人处,但内涵却浅,拿来咬一口,
皮厚,味淡。那面瓜,香气倒好,可一掰就烂,送到嘴里,满口撑腮,咽
得急了,噎得难受。那脆瓜,修长的身,青凌凌的皮,用手一掰,脆则脆
矣,但无香甜,无余韵。近几年兴开了一种皮色如网的银网瓜,听说是进
口品种,名叫伊丽莎白,这名字很是吊人胃口,但皮硬得超过了西瓜,拿
刀砍开,咬一口,甜得腻人,且有一种絮感。这沙滩银瓜和它们比起来就
如淡妆的娇娘,不重外饰,名字也平平常常,在甜瓜的家园里,却闪着诱
人的光彩。难怪它在清代就被列为朝廷贡品,跻身于最高殿堂了。

我吃着,称赞着,瓜就摘满了箱子。瓜好自然要买,付了钱,走出了瓜园。
那碧水边泊着一个木筏,把瓜轻轻地放在筏上,解开缆绳,竹篙一点,就
荡进了碧波里。两岸绿柳拂了炊烟,北面一抹平桥如带环绕,碧水里几处
沙汀,青青绿绿,微微茫茫,水鸟就在那里成亲,在鸣声啼啭里繁衍。一
群白鹅也来助兴,一对对游来,嘎嘎地叫着,红掌拨水,又游向了远方。

碧水绿水,夕阳斜晖,无酒微醉,儿时种瓜的记忆来到了脑际。

银瓜是要在春节前下种的。先将种籽浸透,俾上细沙放入瓦盆,覆以
湿巾。那时没有温度表,以体温为计,夜间与人同眠在暖炕上,日间煨以
温水,日日夜夜侍弄,如娃娃一般无二。瓜籽扭嘴了,趁午间日暖,在正
房前整一母床,铺上极细的肥土,小心翼翼地把籽一粒一粒种在母床里。
盖上厚厚的草,晒着阳光,喷着细水,那籽儿几天就生出嫩嫩的两瓣,瓣
间生出小小的涩叶,那秧头还娇羞地隐在里边。娇羞也好,坦荡也罢,两
三个涩叶后,就要把头掐去,腋芽很快生出三两个杈来,绽着嫩绿,抖着
精神,清明前后就把这娇贵的苗儿移到弥河的沙滩里。沙滩起垅,运客土
放在垅间,瓜苗栽在垅下客土里。取一葫芦,锯去顶端,罩在瓜苗上,将
白沙从葫芦上倒下,再把葫芦缓缓提起来,那白沙就乖乖地围在瓜苗四
周,再大的雨也不会将泥土溅在瓜秧上了。施肥、浇水,肥用豆饼,那水
就地取材,汲弥河水在垅下漫灌。

几天,那秧儿又生出许多蘖杈,昂着头,争着水分和养料。不论它生
得多么俏皮,该抹去的还要抹去,只留四五个枝杈,让它向两边的垅上爬
去。黄嫩的卷须跑在头里,瓜秧也就跟上垅来,舒舒展展地卧在那里。瓜
秧顶上还开着金黄色的花,怀中已经抱上了“娃娃”,瓜纽就像挂在妇人
胸前的碧玉,那开个儿待熟的,浅绿中泛着银光,如寿山
石中的芙蓉。

小麦黄了,银瓜也要下剪了。早晨,拂着
晶莹的露珠,拨开翠绿的瓜秧,剪下那银白
细嫩,状似口杯的瓜儿,包上一层桑皮纸,
就担到了集上。

我还在那里乐滋滋地种银瓜、吃
银瓜,老兄提醒我说:“瓜就吃到这
里吧,家里的菜恐怕已经摆上了,
那陈酿也温过了。”

我这才回过神来,抬头看那夕
阳已经临山,水中的白云已经变成
了晚霞,水鸟已归立在汀上。

“兴尽晚回舟”,我兴未
尽,还想看看月下的瓜园,重温
鲁迅笔下少年闰土看瓜的美景。老
兄笑道:“你怎么糊涂了?今天是下
弦月,要月下看瓜,半月后再来吧。”
无奈,只得把木筏划到了岸边。



青州蜜桃

青州西南山峦起伏,在这群山里,云门山、驼山、玲珑山皆负
有一些名气。这三山常让我自豪。而在童年的记忆里,最为深
刻的,倒是这些山下那花开灼灼、又脆又甜的蜜桃。

过了清明,河岸边、堰上、梯田里,千株万株的桃花渐次
开放,如一片片燃起的火焰,又像一朵朵飘浮着的云霞。这
蒸腾的火焰将层层梯田连成一片,静静的云霞笼罩了一个个
清幽的山村。

车子驶在这乡村的路径上,就如船荡在了粉红的海洋里。

当拂枝走进桃园,艳丽的桃花就映红了人的脸。粉粉的
瓣、丝丝的蕊,引得蜂儿嗡嗡,蝶儿翩跹。漫步在桃园里,那
粉红,初迷人眼,再迷路径,人就淹没在花的世界里。

每到这个季节,童年那看桃、拣桃、吃桃的情景又浮现在
眼前。

我的家在玲珑山北麓,有一个桃园。沿了村西那条弯弯曲
曲的羊肠小径,走上半里路,就到了。每年到了农历的八月,就
跟爷爷去看桃。白天拣落在地上的桃子,挑好的吃了,孬的,掰
开晒了桃干。闲了,就跑到地边草坡上扑蚂蚱,采菊花。一束束
野菊插在庵棚上,一把把干柴又把蚂蚱变成了美味。晚上,天格
外的清,月亮就像浮在空中的一羽鹅毛;那星星分外密,越看越
多,闪闪烁烁,就像树上的蜜桃,简直是有些稠了。吃过晚饭,爷
爷就教我数星星,牛郎、织女,南箕、北斗,还有南极星、北
极星。而我更爱看的是萤火虫,它们在黑黢黢的桃树间飞舞,
划出一道道光,幽幽莹莹,绰绰约约。我常常捉上几只,捧
在手中,感觉那虫子在手心的痒动,透过指缝看映在指间的红
晕。那红晕就如蜜桃着的色,鲜艳而凝重。

中秋节到了,就在桃园里过。爷爷在月亮下喝酒,我是就着
月光吃月饼。过完节,蜜桃下树,一家人就忙了起来,满山遍
野的人也都忙起来了。我的活是在桃窖里铺松柏。桃窖深一
尺,窖底窖侧铺上松柏,把蜜桃排在松柏上。窖子满了,再轻
轻地盖上一层玉米秸,让凉露可侵,阳光又不能直射。

从入窖的那一天,我就盼着蜜桃出窖。上学前,站在窖边
看看;放学了,跑到窖前望望,直想扒开玉米秸抓上几个,可
楞是没敢。好容易盼着出了八月,收起玉米秸,蜜桃出窖了。
那桃,紫红如血,桃嘴着涩地一扭,桃纹一痕,浅浅地刻在一
边。拿来一掰即开,那核,鲜红如朱,利利索索地脱了出来;那瓢,
碧绿上着了一层胭脂,咬一口脆生生、凉渗渗、水汪汪,甘甜如
蜜。后来知道了“二桃杀三士”的典故。我想,那桃大约就是这青
州蜜桃,否则,怎值得那三位好汉殒了性命呢?

长大了几岁,就跟爷爷在桃园里干活。

秋末冬初要给桃树刮老皮,涂石灰。桃树的叶子落了,桃园
里疏疏朗朗。大好的天气,亮亮的阳光,爷爷提了石灰水,拿了
那把大刷子,我是用那把小一点的,一老一小就在桃园里忙活起
来。从下到上,一棵一棵地涂,有疤的地方还要涂匀涂细,不让
害虫有藏身之地。涂完了,爷爷伸伸腰,看看那白白的干,又看
看我身上那一片一片的粉,笑了。我赶忙擦了几把,可越擦越
多,也跟着笑了起来。

涂完白,要剪枝。粗枝用锯,细枝用剪。多余的枝疏了
去,该收的枝剪去一截,让树形开张起来。我的差事是跟在爷
爷屁股后边拣树枝。剪一棵,就忙不迭地把枝子抱到地头。上。
剪完了,爷爷坐在地头上抽烟,看看那精爽起来的树,就吆喝
我,晚上要打壶酒。

我的腿快,等爷爷回到家,我已打了酒来。把酒壶放在碗
里,用开水温上,抽一根粗麦秸,掐去两头的节,变成一支吸管,
插在酒壶里。爷爷自己抓一把椿芽咸菜,放一碟腌好的蜜桃
仁,酒席就停当了。看爷爷“吱——”啜一口酒,那惬意,直让
我眼馋。爷爷看看我,递过壶子,叫我尝尝。我大着胆子
啜了一口,直喊:“辣!”

一家人都笑了起来,笑我顽皮而幼稚,
也高兴桃园的活干完了,来年那树上
又会挂满蜜桃。

弥河沙滩的银瓜

